

洪老師 — 我的另一半

陽明人在四方 ■

陳彥廷



▲右起：筆者、亮竹、郁樺、善鈴
攝於 LA 迪士尼樂園 (88 年 4 月)

「師丈好！」走出牙周病實驗課教室，我被這聲突如其來的「師丈」叫的一時間有點轉不過來。回頭看了一下，空蕩的甬道，沒錯！她們是在和我「洪老師的先生」說再見。遲疑了一下，這才想起來回答她們一聲「再見！」

提起我的太太，同學口中的洪老師，實在很難讓我用隻字片語完整的來形容她！大學中同學了四年，在班上，她和其他女同學一樣，考試時分數總是讓男同肥們堂乎其後！細心和面面兼顧，是我們一起出口衛隊時，我對她最深刻的印象！後來，我被同學推選為系學會會長，善鈴卻因故中輟了陽明牙醫系的學業。倚重的伙伴，突然脫隊而去，的確確讓我悵然若失了好長一段時間。

或許善鈴和牙醫特別有緣吧！她雖然成為「牙醫師」這個行業的逃兵，往微生物學研究方面發展。結果，她還是歸隊回到牙醫科學的領域——口腔微生物。在完成田納西大學微生物的課程後，她繼續到賽州大學攻讀博士。在 Drs. gory Cohen 及 Roalyn Eisenberg 指導下進行與牙科極其相關的單純皰疹 (Hepes Simplex Jirns) 病毒的研究。(Dr. Gary Cohen 本身也身兼賽州大學

牙醫學校的微生物科主任) 而我和善鈴就是在她取得博士學位的前一年結婚。對我來說，昔日同窗好友，成為人生伴侶，自然是喜於形色囉！

其後，我前往密西根大學就讀。善鈴也在同校微生物科做了兩年多的博士後研究。在這段時間裡，她的投入，讓我開始能夠體會基礎醫學研究者的辛勞。對只在意治療結果成功與否的臨床工作者來說，實驗室中瓶瓶罐罐加加減減的結果，要用來改善病患的切身之痛，好像是遙不可及的兩回事！這期間，我感受到生活步調隨著善鈴實驗進展同步起落的力量。遇到瓶頸時的沮喪，有些許進展時的雀躍。而這平日點點滴滴微不足道的進展，終於也累積成令人欣慰的期刊發表。我很高興，能夠與善鈴分享她的喜悅，也對善鈴的執著與努力，感到驕傲與榮幸！

最近幾年來，陽明牙醫系所增添了多位在海外學成的校友生力軍。善鈴躬逢其盛，也回到口腔生物研究所服務。而在教學之外，善鈴持續了研究的工作。單純皰疹病毒研究，依然是她的研究課題之一。利用這方面的技術，她參與了台大金傳春老師主持的登革熱病毒整合性研究計劃。除了部份研究結果最近業已在國際知名期刊發表外，也希望藉此能有和國內其他院校技術、經驗交流的機會。臨床方面，善鈴加入了凌莉珍主任多項的牙周病學研究。從咀嚼檳榔對牙周病致病菌的影響，到牙周再生治療中的細菌作用等等。見她上班時間忙進忙出的模樣，也難怪同學們會只認得我是「洪善鈴的先生」囉！